

评宋江黑词三首

湖北省军区 孙西克

俗话说：“诗言志”。宋江是个攻读“经史”的儒，并不擅长诗词，但《水浒》作者为要把他美化成“全才”，也让他常常卖弄文墨，吟诗作词，言其野心家的“凌云志”，抒其投降派的“中心愿”。总观《水浒》，俯首皆是。但最能暴露他假造反、真投降，甘当地主阶级忠实奴才的，要算浔阳楼上的“反诗”、菊花会上的《满江红》和送给李师师的那首乐府词。因为这三首词，活灵活现地道出宋江从投机革命到叛卖革命，直到镇压革命的全过程。

第一首是宋江上梁山前，在浔阳楼上题的所谓“反诗”《西江月》：

自幼曾攻经史，长成亦有权谋。恰如猛虎卧荒丘，潜伏爪牙忍受。 不幸刺文双颊，那堪配在江州。他年若得报冤仇，血染浔阳江口。

“反诗”不反，宋江在这首词中，虽然也杀气腾腾地喊出什么“他年若得报冤仇，血染浔阳江口”，但不是说他要造皇帝的反，只不过是酒后怒火，对仕途坎坷，不能飞黄腾达的境遇发牢骚而已。词的开头，他一再表白自己“自幼曾攻经史，长成亦有权谋”，宋江是个官、禄熏心的官迷，满以为有了这些资本便可以“官运亨通”，平步青云了。可是，高俅、童贯一类地主阶级的“饱狗”，挡住了他升官晋爵的门路。满脑袋儒家秕糠，既没有帮助他敲开高官厚禄的大门，奸诈圆滑的“权谋”，也没有实现其“名留青史”的美梦。相反，风起云涌的农民革命浪潮，把他卷进了和梁山起义有关的政治漩涡之中。杀惜以后，不仅连“押司”这顶小小的乌纱帽丢了，还挨了二十脊杖，文了双颊，流放江州，弄得个“名又不成，功又不就”。宋江这个“恰如猛虎卧荒丘”的官迷禄蠹之徒，怎能不痛心疾首“潜伏爪牙忍受”呢！但宋江毕竟是老谋深算，善于“以屈求伸”的官场老手，经过多次碰壁之后，便改变了策略。他打算“暂借水泊，权时避难”，用出卖起义农民的鲜血为代价，到宋徽宗赵佶那里去讨取一顶乌纱帽。

如果说浔阳楼上的那首《西江月》是宋江怀才不遇，准备投机革命的宣言书的话，那么，菊花会上的《满江红》就是他篡权成功，公开乞降的自白书。

喜遇重阳，更佳酿今朝新熟。见碧水丹山，黄芦苦竹。头上尽教添白发，鬓边不可无黄菊。愿樽前长叙弟兄情，如金玉。 统豺虎，御边幅；号令明，军威肃。中心愿平虏，保民安国。日月常悬忠烈胆，风尘障却奸邪目。望天王降诏早招安，心方足。

宋江一上梁山就排斥晁盖，搞修正主义，“一心只待朝廷招安”，从内部瓦解农民起义队

伍。到了“大聚义”时，宋江认为时机已经成熟，在重阳节的菊花会上，迫不及待地抛出这首媚敌求降的《满江红》，为他推行投降主义路线大造舆论。

善于“权谋”的宋江十分明白，要推行投降主义路线，达到招安当官的卑鄙目的，就要耍手段，施诡计，结党营私，招降纳叛，拼凑执行投降主义路线的黑班底，打击排斥反对投降的革命派。宋江对于“生为大宋人，死为大宋鬼”，扬言要梁山英雄“人人皆死，个个不留”的地主阶级顽固派卢俊义之流，确实要同他们“愿樽前长叙弟兄情，如金玉”，对于敢于造反的英雄李逵、吴用、阮氏三雄，便不谈什么“弟兄情”了。李逵不是要“杀去东京，夺了鸟位”么？宋江就破口辱骂，甚至要割他的舌头，砍他的脑袋。顺我者存，逆我者亡，这是一切修正主义者惯用的伎俩，目的是为了全力推行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。经过他的苦心经营，终于使他的投降主义路线占了上风。如今已是兵强马壮，“号令明，军威肃”的时候了，有了这争取“招安”的雄厚资本，正是实现他“中心愿”的大好时机，于是他剖腹挖心，向天子呈献“日月高悬”的“忠烈胆”，乞求“天王降诏早招安，心方足”。这句话是全词的“画龙点睛”之笔，点出了宋江的真实意图。

言出行随，《满江红》的墨迹还未干，宋江就急于爬阴沟，钻狗洞，借进京观灯为名，不择手段地钻皇帝宠妓李师师的后门，千方百计地通过“枕头上关节”，从天子那里“告一道招安赦书”。宋江平时道貌岸然，一到了这里便放浪形骸，“揎拳裸袖”和李师师对坐饮酒，吟诗对词，“尽诉胸中郁结”，真是丑态百出，令人作呕。乐府词就是这种奴颜媚骨的真实写照。

天南地北，问乾坤何处可容狂客？借得山东烟水寨，来买凤城春色。翠袖围香，绛绡笼雪，一笑千金值。神仙体态，薄倖如何消得？想芦花汀畔，皓月空凝碧。六六雁行连八九，只等金鸡消息。义胆包天，忠肝盖地，四海无人识。离愁万种，醉乡一夜头白。

“手段的卑鄙正好证明了目的的卑鄙”宋江这样不择手段地“攒刺关节”，无耻地吹捧李师师这个婊子，无非是要通过她向皇帝乞求一纸“赦罪诏书”。他在词中说得很明白，就是“借得山东烟水寨”用梁山革命根据地和农民起义军作卖身投靠的资本，向统治者“来买凤城春色”。宋江热心叛卖农民革命胜利成果，梦想从朝廷那里讨得一官半职，可是长期得不到主子的赏识。于是便摇尾乞求皇帝的姘头李师师，让她提着这条地主阶级忠实走狗的包天盖地的“忠肝”、“义胆”，去向赵宋皇帝廉价兜售，终于做成了这笔肮脏的交易，登上了“楚州安抚使”的宝座。“宋江投降了，就去打方腊，”终于成了奴才。

宋江在这张卖身投靠的文契中，玩弄了一个花招，胡说什么“六六雁行连八九，只等金鸡消息”，好象梁山起义军的英雄好汉们全都象他那样，急切等待“赦罪招安”。这是对农民起义军的极大污蔑，其实在梁山乞求招安的只是宋江一伙投降派，以李逵为代表的革命派是不愿意招安的。正当宋江在那里大做“凤城春梦”时，李逵却恼将起来，提起交椅，把李师师家里闹得个天翻地覆，鸡犬不宁。这正好说明“投降主义者是得不到群众的”，宋江虽然叛卖梁山革命事业，镇压方腊农民起义，从宋王朝那里讨得了一顶乌纱帽，但是他帽子还未戴稳，一壶御赐毒酒结束了他的可耻一生。